



DANIELLE STEEL 著・林靜華譯

情結



皇冠
CROWN

〈註冊商標第173155號〉

皇冠叢書第一〇三六種
當代名著精選之一九二

情結
CHANGES

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第一版1983

原 著：DANIELLE STEEL
譯 者：林 靜 華

發行人：平 鑫 濤
出版發行：皇 冠 出 版 社
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
郵撥 0010426-9
電 話：7168888
登 記 證：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

編譯委員：張 時·彭中原·著及鑑
趙爾心·雲 菁·陳美華·余國芳
林靜華·林少岩·韓衍倫·施寄青
湯新華·麥倩宜·姜恩娜·謝瑞玲

主 編：麥倩宜
策 劃：施寄青·余國芳
美術主編：李純慧
美術編輯：李復君
校 對：曾美珠·劉秋娥·鮑秀珍

印 刷 者：皇冠印刷有限公司
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地下室
電話：3061972

著 作 權：台內著字第29044號
執照字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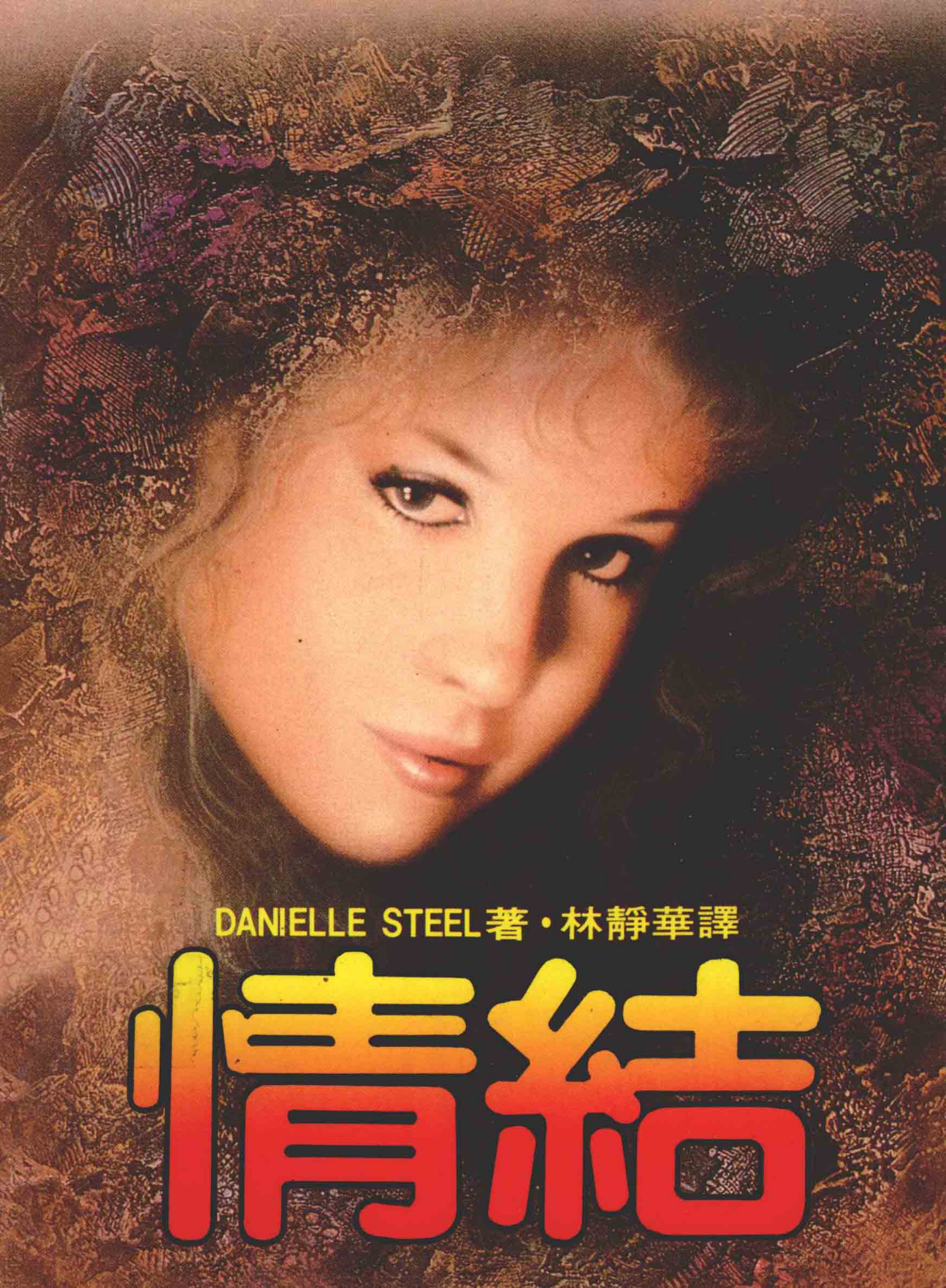
第 二 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七年 三 月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本書定價：新台幣110元 港幣30元



DANIELLE STEEL 著・林靜華譯

情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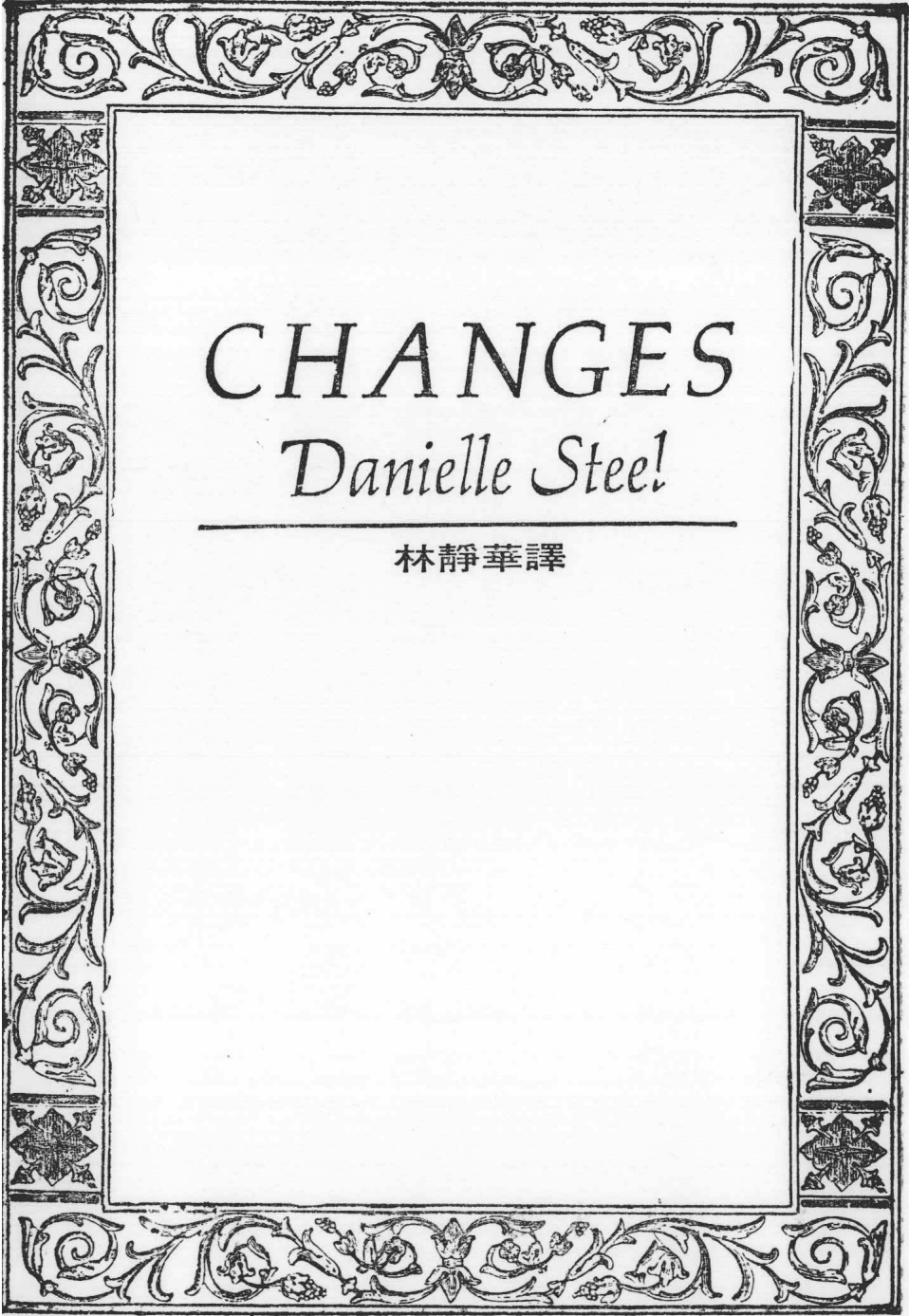
DANIELLE STEEL 著・林靜華譯

情結

原书缺页

當代名著精選192

情結



CHANGES

Danielle Steel

林靜華譯

主要人物表

- 彼得·哈倫——洛杉磯著名的心臟外科醫生。
安妮·哈倫——彼得已過世的妻子。
馬克·哈倫——彼得的大兒子。
潘蜜拉·哈倫——彼得的女兒。
馬修·哈倫——彼得的小兒子。
美蘭妮·亞當斯——紐約著名的電視新聞記者。後與彼得·哈倫結婚。
格蘭·布克里——美蘭妮的老友，電視節目主持人。
潔西——美蘭妮的孿生女兒之一。
瓦蕾——美蘭妮的孿生女兒，潔西的妹妹。
羅瑰——美蘭妮的女管家。
韓太太——彼得的女管家。
瑪麗·杜雷——彼得的換心病人。
保羅·史提芬——美蘭妮在洛杉磯工作的同事。

「哈倫大夫……彼得·哈倫大夫……哈倫大夫……這裏是心臟病患加護站，哈倫大夫……」當擴音器傳出連續不斷機械般的傳呼聲時，彼得·哈倫正快速地穿過中央市立醫院的大廳。他沒有停下回應，因為工作小組知道他正在趕路。他抖著眉頭按電鈕到六樓，全神貫注在二十分鐘前從電話中接到的資料。他們等這位捐心人已等了好幾個禮拜了，幾乎可以說來得太晚。幾乎。他的思緒飛快動著，電梯門呀然而開，他快步走到標示「心臟病患加護站」的護士辦公室。

「他們把莎莉·布洛克送上去沒？」一名護士抬頭，眼神帶了幾分專注。每當她見到他，她的心總會不自主的跳一下。這個男人給人的印象是深刻的，高而瘦長，灰髮藍眼，語聲溫柔，是女作家小說中描寫的那種醫生。他的本質中具有慈祥和溫婉，同時還具有無比的力量，就像受過高度訓練的賽馬師，永遠握緊韁繩，鞭策自己跑得更快、更遠……更進一步……掌握時間……克服障礙……偷回一條生命……男人……女人……兒童……再偷一個。他也時常贏。時常。但不是每一次，這使他苦惱，更令他痛苦。這就是他眼睛四周出現皺紋，內心深含哀傷的原因。「幾乎」每天創造奇蹟是不夠的，他要救助每一個人，然而這並不可能。

「有，大夫，」護士很快點頭，「剛剛送上去。」

「她準備好沒？」這是他的另一特點，護士十分欣賞他的這個問題。她明白他所說的「準備」是什麼意思；不是在病人的手臂上記下初速，也不是在把病人送進手術室之前先給她打一針溫和的鎮靜劑。他問的是她的想法，她的感覺，誰同她說過話，誰在陪她。他要他的每一個病人知道他們所面對的挑戰，工作小組的任務有多艱難，他們有多麼關心，以及他們多麼渴切去拯救每一條生命。他要每一位病人準備好同他們一塊作戰。『假如他們在進手術室之前，不相信他們有個作戰的機會，那我們就失去他們了。』護士曾聽他這樣告訴他的學生。真的，他用他身上的每一根纖維在作戰，這種耗費相當昂貴，但是值得。過去五年來他的成績相當驚人，其中只有極少數的例外，這例外始終令彼得·哈倫耿耿於懷。他既傑出又熱心……而且要命的英俊瀟灑。護士微笑着想著，目送他快步走向她後面走廊上的一部小電梯，電梯很快將他送上二樓手術室門口。他在這兒同他的組員執行修補、移植或一些較普通的心臟手術，但大部分時候，彼得·哈倫同他的組員做的是大手術，就像今晚。

莎莉·布洛克是個二十二歲的女孩，自小就患風濕熱，一直不良於行，此外她還做過多項置換人工瓣膜的手術，十年來沒有一刻離開過藥罐子。數週前她住進中央市立醫院，他和他的同僚診斷的結果，決定換心是唯一的解決辦法，只是始終沒找到一個捐心的人，直到今天凌晨三點，一羣不法份子，在聖佛蘭道山谷飛車比賽，有三個死於非命，經過器官移植特殊組織的斡旋，他們終於得到一個完好的心臟給莎莉——如果莎莉撐得過這場大手術，以及她的身體不排斥這顆新心臟的話。

他脫去常服，套上綠色的手術袍，仔細刷手消毒，再由助手為他戴上帽子和口罩。其他三名醫生和兩位駐院大夫，以及一列護士也都作一樣的打扮，但他像視而不見似的，一進手術室立即尋找靜躺在手術台上的莎莉。即便是穿著寬大的手術袍，一頭漂亮的金髮被嚴嚴地關在綠色帽子裏，莎莉還是那麼美。她不僅是個美麗的少女，也是個高尚的人類。她渴望成為藝術家……上大學……參加舞會……被親吻……生小孩……儘管他頭臉都蒙著，她還是一眼就認出他，在藥物的作用下睜眼的朝他微笑。

「嗨。」她看來很脆弱，兩顆大大的眼珠，像個摔破的瓷娃娃，等著他來修補。

「哈囉，莎莉，你覺得如何？」

「怪怪的。」她的眼睛眨了一會，對著那雙熟悉的眼睛微笑。過去幾個星期來，她已經同他很熟了，是她多年來認識最深的一個。他爲她啓開希望、溫柔、關愛之門，使她長年的孤獨和寂寞似乎不那麼真切了。

「往後幾個小時我們會很忙，你只要躺著睡一覺就行了。」他注視她，看一眼旁邊的儀器，又望著她，「害怕嗎？」

「有一點。」雖然這麼說，他知道她已有充分的準備。他花了幾個星期爲她解說這項手術的繁複過程，以及手術的危險和以後的治療。現在她已曉得該期待什麼，他們共同的一刻也來臨了。這就有點像在生孩子，他要生的是她，差不多就在他們奮戰著拯救她的時候，她就從他的靈魂，他的指尖迸跳出來。

麻醉師移近她的頭部附近，徵詢彼得·哈倫的眼神。他緩緩點頭，又對莎莉微笑。「待會見。」事實上不是待會見，在她恢復意識之前還有漫長的五六個小時，然後她會被送進恢復室，以後再移進加護病房。

「我醒來時你會在嗎？」她的眉尖突然增加一分恐懼，他立刻點頭。

「會，你醒來時我會陪著你。就像這會兒我在你身邊一樣。」他朝麻醉師點點頭，這時她的眼皮因先前注射的鎮靜劑而沉重了起來，再加上經由靜脈注射的麻醉藥，一會兒工夫，莎莉·布洛克就睡著了，再過幾分鐘，精細的手術於是開始。

接下來的四個小時，彼得·哈倫專心一意的移換新的心臟。當新器官開始跳動的一刹那，他臉上露出勝利的表情，橫掃一眼環立四周的護士，他蒙著口罩的臉這才現出微笑。「成啦！」然而他很清楚，他們贏的只是第一回合，剩下的要看莎莉的身體是不是接受這顆新的心臟，而照現有的移植病例來看，勝算的機會不大。不過這總比不動手術好，她的病情和其他他動過手術的病人一樣，這是她的

唯一希望。

當天上午九時十五分，莎利·布洛克被推進恢復室，彼得·哈倫這才獲得自從凌晨四點半以來的第一個休息時間。他可以喝杯咖啡，想想他的心事。每動一次換心手術總像把人掏空了似的。

「剛才的手術真了不起，先生。」彼得給自己倒杯黑咖啡時，站在旁邊的一名駐院醫師對他說道。

「謝謝。」彼得微微一笑，心想這位年輕的駐院醫師真像他的兒子。要是馬克對醫學有興趣，他真要高興死了，可惜馬克有他自己的打算，學商或法律什麼的。他要的是比這個更廣大的天地，而且這些年來他也多次目睹他的父親在換心人去世之後的情緒波動。他不要。彼得眯起眼睛啜了一口墨黑的飲料，心想或許這樣倒好，然後他轉向那個年輕的駐院醫師。

「這是你第一次看移植手術嗎？」

「第二次。另一次表演的也是您。」表演「二字用得相當貼切，年輕人目睹的兩次換心手術都十分戲劇化。開刀房裏的緊張和戲劇化的氣氛，遠較他的現實生活有過之而無不及。而看彼得·哈倫採刀就像觀賞尼金斯基的舞蹈，都是第一流的。」您看這次的成功機會如何？」

「現在說還太早，希望她一切順利。」

當他在手術枱外面罩上一件無菌袍，往恢復室走去時，心中確實這麼禱告。他將咖啡放在外面，進門靜靜地在莎利的病床附近找了張椅子坐下。恢復室裏有一名護士和一具儀器正密切的觀察莎利的呼吸。到目前為止一切都還順利，要有麻煩也是以後的事，除非一開始就有問題。這種情況以前發生過，但不是這次……求求你，上帝……不要是她……她那麼年輕……可是就算她今年五十五，他的感覺也還是一樣。

就像他失去他的妻子一樣。他坐著靜靜地注視莎利，試著不讓自己看到另一張臉……另一個時候……在她最後的幾個小時，不奮鬥、不企求……甚至不顧他的時刻注視她。她甚至不給他機會，不管他費盡多少心力苦苦勸她。他們當時有顆捐出來的心，但她拒絕了。那夜他在她病房內用力敲打牆

壁，並以一百一十五哩的時速飛車回家。警察逮到他時，他一點也不在乎。他什麼也不在乎……除了她……以及她不讓他作的努力。高速公路警察將他攔截下來，要他走一直線。他沒醉，他只是痛苦得麻木了而已。後來他們給他一張傳票和罰單讓他回家。回家後他仍然繞著滿屋子亂走，想她，為她傷痛。懷疑少了她，他能否生活下去。那時孩子對他來說都是遙遠的，他滿腦子想的只是安妮。她一向堅強，這些年由於她，他才得以成長。他不時的從她那兒吸取力量，如同吸取他的醫術，不料突然間，那股源泉中輟了。那天晚上他的心中充滿恐懼，像個徬徨無依的小孩。就在曙光乍現時，他忽然有種不能自己的衝動，他必須回到她身邊……再抱她一次……對她說他從未說出口的話……於是她迅速回到醫院，悄悄地進她病房，遣走護士，輕輕握住她的手，為她拂去蒼白的額頭上的頭髮。她看起來就像個脆弱的瓷娃娃，就在第一線曙光穿進病室之前，她睜開了眼……

「彼得……」寂靜中，她的聲音直若耳語。

「我愛你，安妮……」他的眼中貯滿淚水，真想放聲大叫：「不要走！」她現出那一向能充盈他心房的魔術般的微笑，輕輕一聲嘆息，走了。他慌亂的站在她床邊隱著。她為什麼不掙扎？她為什麼不讓他試試？為什麼她不接受別人每天從他這兒接受的一切？此刻她是不能接受了。他呆立著，輕輕啜泣，直到一位同事來把他帶開。他們送他回家，安頓他上床，接下來幾個星期他都是在別人的安排下度過的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猛然醒悟他的孩子多麼需要他，慢慢地，他才恢復正常。三個星期以後，他回到他的工作崗位，但是某種東西已經消失了，那就是安妮。她極少離開他的腦海太久，一天總要出現千百回，不論是在他步入手術室，進出病房，或傍晚時分離開醫院坐上他的車。每天他回到家，心中總像刀割般的難受，知道她是永遠不會在了。

事隔一年，痛苦減輕了不少，但沒有完全消失，他也懷疑不可能完全消失。他所能做的，只是不停的工作，把一切奉獻給他求救的人……自然還有馬修、馬克和潘蜜拉。感謝上帝他還有他們，少了他們，他不可能生存下去。然而，他畢竟走過來了，而且還會繼續活下去，只是少了安妮，生活全走了樣……